

影响儿童依恋风格形成的家庭因素

安 芹

(北京大学心理系, 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01)04-0312-03

Family Influence on Children's Development of Attachment Style

AN Qi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Parents and family background cast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hildren's attachment style. Studies have consistently showed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maternal sensitivity and infant attachment security. Warm and harmonious family was also found to be an important factor. On the contrary, parents' poor marital status and high level of stress in family would result in insecure attachment style in children.

【Key words】 Attachment style; Family factor; Children

依恋风格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意义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安全的早期依恋关系不仅有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化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人格完善过程^[1]。研究表明,在婴儿阶段形成的依恋风格,能够预测个体社会学发展的结果,在日常社会交往活动中的情感和和行为都符合并有助于保持依恋风格^[2]。

依恋行为系统最初是由婴儿与主要抚养者(通常是指母亲)之间发展而来,是婴儿寻求试图与母亲保持亲密联系的行为倾向,是母婴之间一种积极的充满深情的情感联结^[3]。当婴儿感到危险时,会自动激活依恋行为系统,引发母亲作出反应,这样不仅可以保证婴儿身体免受伤害,而且也可形成心理安全感。如此反复,与母亲多次的交互作用经验逐渐被个体组织为内部工作模型,进而形成自己的依恋风格,并据此调节依恋行为系统的激活^[4]。

Ainsworth^[5]将婴儿依恋风格分为安全型、回避型和焦虑—矛盾情绪型三种类型。在面对威胁时,只有安全型依恋者才会适当地激活依恋行为系统寻求支持。依恋风格是在婴幼儿阶段逐渐建立起来的^[3]。对于婴幼儿来说,接触最多的是父母及其共同组成的家庭,形成何种依恋风格必然与家庭密切相关。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和回顾调查,研究者们已总结出影响依恋风格形成的种种家庭因素。现分述如下。

1 母亲对儿童依恋风格的影响

从本质上讲,母婴情感联系是一种生物—社会现象,婴儿所赖以生存和成长的母婴情感纽带无以

取代^[1]。在婴儿建立和形成依恋风格的过程中,母亲具有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1.1 母亲对子女照护的敏感度

Ainsworth^[1]指出,母婴建立情感联结的关键变量是母亲对婴儿发出信号的敏感性及其反应。所谓敏感的照护,简单地说,是指在孩子看来,母亲对自己的各种需要能够及时作出恰当的反应。

例如,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母亲越是经常关注孩子,越是能够正确地领会孩子的意图,及时、准确、一致地作出反应,越是以接受、关爱和鼓励的态度与孩子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在离开时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去向,儿童的安全依恋倾向就越高。在其它的环境中,例如在儿童生病住院治疗这种情况下,母亲还可根据特殊的情况采取相应的行为。重要的是,当孩子需要时能够找到母亲,母亲能够迅速作出回应。反过来,如果母亲对于孩子的需求反应不敏感,多导致不安全依恋。因为在等待需要满足的过程中,儿童的心理活动常常是极其复杂的,如果长时间不能满足,往往会觉得周围的人是不能信任和依靠的,产生消极影响。总之,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紧急情况下,母亲敏感的照护行为都与子女依恋安全感高度相关。而且,这种关系在不同情境,不同种族,不同社会经济学人口特征的家庭中都是适用的^[6]。

1.2 母亲的依恋风格

母亲自己的依恋风格对儿童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母亲与婴儿的依恋风格具有较高的一致性(66—82%),二者之间以母亲与婴儿之间的交互作用为中介^[7]。安全型的母亲能够根据其依恋经验把

内心体验与现实整合成为一致的心理表征,因此对孩子更加敏感,更加积极地与他们交往,鼓励、支持他们学习新的技能并随时提供适当的帮助,其子女依恋安全感较强。而不安全的母亲依恋经验与实际状况常常是冲突的,必然会阻断、歪曲新信息。回避型母亲对子女缺乏耐心,经常表现出冷淡、拒绝的消极情感,焦虑型母亲表面看来愿意与孩子亲密接触,却总是错误地理解孩子,或过度干涉,或忽视,使子女感到无所适从。Crowell等^[8]的研究证实,相比较而言,安全型母亲的子女焦虑、抑郁水平较低,且较少有攻击倾向。

1.3 母亲的应激水平

一般而言,在应激状态下,个体思维、判断等智力活动明显下降,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大打折扣。Moss等^[9]的研究发现,母亲的应激水平与母婴交互作用模式有很大关系。当母亲对母亲角色报告有较高水平的应激时,常常自觉能力低下、心境低落,抱怨有较多的健康问题,同时认为其子女能力极差。以如此消极的态度与孩子交往,必然影响母子间的互动过程。这种不良的交互作用模式会逐渐内化为儿童的依恋工作模型,不但影响自我调节机制的发展,还可能将此消极的互动关系泛化到其他人际关系中去,出现攻击或者退缩行为。

1.4 母亲的就业情形

有研究表明,母亲在子女婴幼儿阶段外出工作会导致他们形成不安全依恋风格^[10]。但Domingo等^[11]的研究发现,儿童的个性在较大的程度上影响这种作用,即母亲就业对不同个性的子女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外向的儿童来说,母亲兼职外出工作,其适应性依恋分数较高,而对于内向的儿童来说,无此显著影响。这表明外向儿童更喜欢长时间与母亲在一起,而内向的儿童在婴幼儿期能够更好地适应与母亲的分离。

2 父亲对儿童依恋风格的影响

以上研究结果似乎表明母亲对子女依恋风格的形成极为重要,确实有研究证明子女依恋风格与母亲的关系比与父亲的关系有更强的相关性。但也有研究并不支持这一假说,认为父亲对子女依恋风格的影响与母亲完全可以相提并论^[3]。

无论母亲对儿童依恋风格的影响是否更强,都绝对不可以忽视父亲的作用。因为从儿童建立依恋关系时起,就并非仅仅只对母亲,而是对双亲都会形成依恋,有的儿童甚至对父亲显示更多地接纳行

为,表现出更多的反应^[3]。Cohn等^[12]的研究表明,如果父母双方都是不安全依恋者,其子女为不安全型依恋风格的可能性更大。

3 父母婚姻质量对儿童依恋风格的影响

父母婚姻质量对子女依恋安全感具有直接和间的影响。其一,婚姻质量通过影响母亲的依恋工作模型间接影响母亲对孩子照护的敏感程度;其二,婚姻质量直接关系到父母双方的心理状态和应激水平,进而影响父母和子女的互动过程;其三,不同水平的婚姻关系产生不同的家庭氛围,由此影响子女依恋安全感的建立。父母婚姻质量越高,相互支持度越高,越是以积极的心态善待孩子,其子女依恋安全感越高。

破裂的家庭,即由于父亲或母亲死亡、离婚、分居,或被父母抛弃常会对子女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Mickelson等^[2]研究发现,在童年时父母离婚或分居与子女安全依恋负向相关,与不安全依恋正向相关,确切地说,是与焦虑型依恋正向相关。这种细微的差别表明,父母的分离给子女带来的不仅仅是冷漠、拒绝,重要的是儿童无法找到可以始终依靠和信任的人,充满矛盾和戒备心理。特别是当子女对父母的破裂婚姻已形成了固定的印象,并亲眼目睹了父母之间的暴力行为时,上述影响会更加消极。此论点在对青少年群体的研究中得到证实。Adam等^[4]研究发现,在企图自杀的青少年中,有较高比例的父母丧失事件。进一步研究发现,青少年出现自杀行为的可能性与早期敌意的依恋经验被内化到工作模型的程度高度相关。从依恋理论来说,感受父母双方的关爱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大多数不安全依恋者都报告在童年早期有不幸事件发生^[13]。

Davies和Cummings^[15]就父母婚姻功能与儿童适应之间的关系提出情感安全假说,认为儿童情感的安全在二者之间具有中介作用。也就是说,保持和促进情感安全是激励儿童行为和反应的主要目标。如果儿童感受到父母破坏性的婚姻关系,为避免威胁,他们会冲突变得异常敏感并有所反应。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高度唤醒的情感敏感是儿童适应性的结果,可以使潜在的威胁凸显出来,提早动员生理和心理资源,作好应激的准备。儿童暴露在父母婚姻冲突中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将此评价为自己和家庭的威胁,越有可能动用情感安全的动机性功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或是过度卷入父母的冲突,试图直接控制或扭转父母的情感状态,或是回

避,视若与己无关。这不但破坏父母与子女之间正常的互动关系,而且最终会导致子女不安全依恋。

此外,Eiden等^[8]还发现,父母婚姻质量与母亲的依恋风格在对儿童安全感的影响中具有交互作用。在高质量婚姻的家庭中,母亲的依恋风格对儿童无明显影响,在不良婚姻的家庭中,安全型的母亲其子女依恋安全感较强。另一方面,如果母亲为安全依恋风格,父母婚姻质量对儿童无明显影响,在不安全型母亲的子女中,父母婚姻质量越高,其子女依恋安全感越强。这表明母亲的安全型依恋风格可以减少父母婚姻质量的消极影响,而父母高水平的婚姻质量可以减少母亲不安全型依恋风格对儿童的消极影响。

4 家庭氛围对儿童依恋风格的影响

家庭氛围由每位家庭成员共同创造。温暖、和睦、互助或冷漠、疏远、拒绝,都对儿童的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对子女温暖的照顾,并以合理的方式养育子女,其子女多形成安全型依恋风格。而父母如果存在抑郁、药物滥用及反社会人格障碍等行为问题,往往难以形成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从而会使子女感到在需要时无法获得关爱,并因此认为人际关系是不可靠的,造成疏离感增强,产生回避型依恋风格^[2]。

日本社会学家柏熊岬二^[15]的研究发现,在家庭中夫妇势力结构与子女社会化过程密切相关。妻子主宰型家庭里长大的男孩子社会化过程相对迟缓,具有特别明显的非社会化倾向。对于这类儿童来说,窝囊父亲无法成为他们认同的对象,难以形成良好的依恋关系。

家庭相对于周围人群的自尊状况也会影响儿童的依恋风格。家庭的自尊有两个相关因素,一个是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在经济拮据的家庭中,儿童很少能够一致地依靠某个个体,因此,家庭经济困难与儿童的回避、焦虑正向相关。另一个因素是父母的教育程度,这与儿童的焦虑负向相关。换句话说,随着父母教育水平的提高,儿童焦虑水平降低。此外,在童年阶段,父母的自杀行为也会给儿童留下阴影,与不安全依恋有很大关系^[2]。

5 结 论

父母的行为及其与子女的交往过程会直接影响儿童依恋风格的建立和发展^[19]。母亲敏感的照护、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对安全型依恋的形成是至关重

要的,而父母破裂的婚姻和不良的教养方式与不安全依恋显著相关。

在我国,独生子女大多受到父母和祖父母的双重照顾,常常被视为掌上明珠。在儿童依恋风格形成的过程中,多数母亲已重返工作岗位,他们的依恋对象不一定是母亲。又由于看护者很少断然拒绝孩子的要求或无端地对孩子动怒,因此孩子虽然对母亲冷淡回避但能够与母亲表现出明显的分享行为,而毫无负性反应,这与典型的回避型表现有所不同,研究者常称之为平淡型^[17],且所占比例较多。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阶段,社会竞争、社会问题渗透到方方面面,由于精力的限制和经济的富足,全托、寄宿及保姆代养等育儿方式应运而生,势必对儿童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我国开展儿童依恋风格的形成和家庭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综述国外相关的研究,希望能够有所借鉴。

(致谢 本文在王登峰教授指导下修改完成。)

参 考 文 献

- 1 孟昭兰. 婴儿心理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68—374
- 2 Mickelson KD, Kessler RC, Shaver PR. Adult attachment in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3(5): 1092—1106
- 3 陈立, 高觉敷, 张民生, 等. 心理学百科全书. 浙江: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614—618, 622
- 4 Adam KS, Sheldon—Keller AE, West M. Attachment organization and history of suicidal behavior in clinical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6, 64(2): 264—272
- 5 Ainsworth MD. Infant—mother attach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9, 34(10): 932—937
- 6 Posada G, Jacobs A, Carbonell OA, et al. Maternal care and attachment security in ordinary and emergency contexts. *Development Psychology*, 1999, 35(6): 1379—1388
- 7 Eiden RD, Teti DM, Corns KM. Maternal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marital adjustment and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Child Development*, 1995, 66: 1504—1518
- 8 Crowell JA, O'Connor E, Wollmeis G, et al. Mothers' conceptualizations of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s: Relation to mother child interaction and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y*, 1991, 3(4): 431—444
- 9 Moss E, Rousseau D, Parent S, et al. Correlates of attachment at school age: Maternal reported stress mother—child interaction and behavior problems. *Child Development*, 1998, 69(5): 1390—1405

这么高。另外,在某量表测试结果中,若其中绝大多数被测者的得分要么都很高,要么都很低,以致于平均得分接近于最大可能值(ceiling)或最小可能值(floor)时,应设法更换条目或改动条目的应答方式,使平均得分接近中间值,从而提高信度^[6]。

(5)样本容量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样本容量越大,估计出的信度越准确。假设研究前给定量表的信度为 R,总体信度可信区间的一半宽度为 CI,用正式估计相应的所需样本容量 n,

$$n = \left[\frac{Za/2}{Z(R) - Z(R + CI_H)} \right]^2 + 3$$

式中 Z 为 Fisherz 变换(Fisher's z transformation),

$$Z(R) = \frac{1}{2} \ln \frac{1+R}{1-R}$$

影响信度的因素可出现于量表的设计、测试、分析和样本的,抽样等各个环节,实际工作中需要尽量考虑全面,并据具体情况运用合适的信度评价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人群使用同一份已被证实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量表,其结果仍可能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单说某个量表的信度合适与否。信度的高低只有结合特定的人群才有意义,正如爱因斯坦谈到时间一样,信度也是相对的。

参 考 文 献

- 1 Aiken LR. Questionnaire and inventories. surveying opinions and assessing personalit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7
- 2 Cox DR, Fletcher AC, Gore SM, et al. Quality of life assessment; can we keep it simple? J R Statist Soc A, 1992, 155: 353-393
- 3 Greco LD, Wolop W and McCarthy RH.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CMAJ 1987, 136: 699-700
- 4 Friedenberg L. Psychological testing; design, analysis and us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5
- 5 陈平雁, 黄浙明. 病人满意度的调查与分析. 中国医院管理, 1999, 19(7): 19-22

- 6 Streiner DL and Norman GR. Health measurement scales; a practical guide to their development and use. Oxford, New York, Toky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7 Guttman L. A basis for analyzing test-retest reliability. Psychometrika, 1945, 10: 255-282
- 8 Patrick E, Shrout and Thomas J. Yage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screening scales; effect of reducing scale length. J Clin Epidemiol, 1989, 42(1): 69-78
- 9 Waltz CF. Measurement in nursing research. Philadelphia: F. A. Davis Company, 1991, 143
- 10 金丕焕主编. 医用统计方法, 第2版, 上海: 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3, 281
- 11 巫秀美, 倪宗瓚. 因子分析在问卷调查中信度效度评价的应用.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1998, 6(1): 28
- 12 McDowell I and Newell C. Measuring health; a guide to rating scales and questionna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2
- 13 Bartko JJ.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s a measure of reliability. Psychol Rep, 1966, 19: 3
- 14 Morton AP and Dobson AJ. Assessing agreement. Med J Aust 1989, 150: 384
- 15 左积乾主编. 医学统计学与电脑实验. 第一版.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245
- 16 颜文伟. 检验一致性的统计方法. 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 1986, 19(6): 367
- 17 Fless JL.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rates and proportions. USA: John Wiley & Sons, Inc, 1981, 225-234
- 18 Cohen J. Weighted kappa; nominal scale agreement with provision for health measurement or partial credi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68, 70: 213-20
- 19 Nagata C, Ido M, Shimizu H, et al. Choice of response scale for health measurement; comparison of 4, 5 and 7-point scales and visual analog scale.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996, 6(4): 192-7

(收稿日期: 2000-08-29)

(上接第 314 页)

- 10 Belsky J. The effects of infant day care reconsidered.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1988, 3: 235-272
- 11 Domingo M, Keppley S, Chambliss C. Relations of early maternal employment and attachment in introvertive and extrovertive adult.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97, 81: 403-410
- 12 Cohn DA, Cowan PA, Cowan CP, et al. Mothers' and fathers' working models of childhood attachment relationships, parents styles and child behavior.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992, 4(3): 417-431
- 13 Hill EM, Young JP, Nord JL. Childhood adversity attachment security and adult relationships: A preliminary study. Ethology and Sociobiology, 1994, 15(5-6): 323-338

- 14 Davies PT, Cummings EM. Exploring children's emotional security as a mediator of the link between marital relations and child adjustment. Child Development, 1998, 69(1): 124-139
- 15 依田明(日). 家庭关系心理学.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7. 68-87
- 16 Cook WJ. Understanding attachment security in family contex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0, 78(2): 285-294
- 17 刘芳, 孟昭兰, 胡平. 母婴依恋类型及其在社会参照作用上的差异. 中国儿童发展, 1993(4): 45-48

(收稿日期: 2001-04-25)